

《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13位ISBN编号：9787535141507

10位ISBN编号：7535141501

出版时间：2005-3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刘隆凯 整理

页数：2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内容概要

鸡年新春之际，这本历经沧桑的听课记录，终于公开问世了。

笔者的《整理者言》，把该说的话差不多都说到了。不过，笔者止不住还想再说上两句。

一是再述笔者内心的欣慰。陈先生关怀与指导后学的教学实绩得以昭示后世，这是笔者一生当中最感快慰的事。前不久，中山大学迎来了它的80周年校庆。陈先生的铜像，恰当此时放置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内。笔者希望，有一天笔者能手捧此书奉献于大师铜像之前，以表后学深深缅怀与敬仰之情。

二是再表笔者由衷的感激。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多年来对笔者不断敦促、鼓励和帮助，陈美延女士和蔡鸿生先生给予笔者诸多关心、理解和支持，使得听课记录的整理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特别要说明的，书前所附的照片，其中陈先生的生活照和工作照，是陈美延女士特意提供的；陈先生与夫人的合照和庐山墓地的照片，是从蔡鸿生先生所著《仰望陈寅恪》一书中转制的。三位情谊，笔者铭记在心。本书终于顺利推出，笔者要向为此书出版尽心尽力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的袁定坤先生和杨唐轩先生，再表笔者的谢意。笔者感激他们为纪念大师做了这件很有意义的事。

《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精彩短评

1、三星半。可以看作《元白诗笺证稿》的简明读本，主要观点都在里面了，材料和论证过程体现较少。把《琵琶引》和《连昌宫词》都说成是反战文学，或有现实指向。“过去的史、集中，往往把前有的事联系后事做因果之说，所谓由预兆到结果，这种观念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中。虽然不免迷信，也能反映一些现象，不过看它却应当倒果为因。”“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联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纠正。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整理者言》啰嗦，蔡鸿生、姜伯勤两文则敷衍。

2、和元白诗笺证稿配着看，很好。

3、nnd

去了图书馆几次

愣是没找到这本书~

4、完全不推荐。。。看在陈君的份上

5、很喜欢元白~ 可以配合着读

6、有些没有写进专著的观点，可供拾遗补阙

7、拉在楚雄州某宾馆了.....

8、如是我闻

9、看的是2006年第二印，封面一样。书后另有刘隆凯的《重印后记》，说明改了些差错。不过，书中记录的还是有几处错误。

1、此书可与《元白诗笺证稿》相对照阅读，可以发现一些陈著没有标出的东西，虽然不多。书后附录的诗词都与原著有关，可以省去查找元稹、白居易诗集的麻烦。

2、陈寅恪考证元白诗的字句文体，以此来考察唐代社会生活，以诗证史，即开拓了一个研究领域，也为这个领域开拓了史料。陈先生的考证不死板，充满智慧和想象力，读来让人忘倦。尤其是一些看似猎奇实则关系重大史实的考证。比如崔莺莺的种族与社会地位，杨贵妃入宫前是否处女，白居易的父母是舅舅与外甥女关系，唐朝文人士大夫与宠妾等等。还有关于唐代时装与音乐的研究。陈先生的评论也是超越时空发人深省的。谈历史，往往让人感同身受，就像自己身边的事。比如关于社会蜕替时期（过渡时期）的新旧道德问题，相信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比如民族文化的问题，关于时装的问题，许多现如今也是如此。元白诗笺证稿为著作，“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为听课笔记。陈寅恪先生做成书多年后，在中山开设该课。正如刘隆凯先生在书前整理者言中说的，陈寅恪先生开的这门课是在“结束于不该结束的时候”。由于陈先生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被“拔白旗”，从此不仅这门课结束了，而且陈先生退出讲坛，也不再授课。据这本课堂笔记记载最后一次上课是在1958年6月29日。在此之前的5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喊出了学术界大跃进的口号：“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于此同时，中山大学之内也贴满了批评陈先生的大字报。7月下旬，陈先生悲愤之下，致书校长，提出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从此陈先生永远告别了讲坛。据笔记上最后一堂课，讲到新乐府《天可度》一篇，陈先生说道：“这里已近尾声了，后面几首更是重要，五十首之宗旨更加明显。”后面几首更是重要的，不幸没能再讲下去。固然早先已成书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的研究，但是十几年中他的新成果会不会在课堂上讲出？笔记看到此处，更觉得“结束于不该结束的时候”的无奈凄凉，更具体地感到政治对教学对学术的打击。

章节试读

1、《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的笔记-第132页

还是有一些误记的字，比较突出的是这句：

白氏中进士后，还曾和元稹一道揣摩时事，作了《策林》，以应元和元年的词科。所以他一定看到过独孤授的《放驯象赋》（不是《独孤兽》一文啦），这是代宗大历十五年闰五月（实际上此时德宗已即位）博学宏词三等一名（实际上是榜首）的文章。

《唐语林》卷三：“独孤授，吏部试《放驯象赋》，上自考之，称其句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时，外方进驯象三十二，上即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而授献赋不伤于顾忌，上赏其知去就。”

《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